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十一

集部

盤洲文集卷六十一

宋 洪适 撰

啓二十一首

賀中書張舍人啓

伏審朝昕出命接書疏恩御史振烏臺之威筆端可畏
舍人示鳳閣之樣紙價浸高士歆稽古之榮國受得賢
之福恭惟某官驪淵瑞世冰壑照人掉鞅軒轟淡墨題
乎鼎級吹藜煜煜堆黃匝乎蠹篇得召節而復來入著

庭而橫絕接武赤墀之下玉壘益光去邪雙闕之前銅
山俱破遂藏黑豸爰對紫薇一札成文雅思未嘗淹晷
五花判事英躔真若聚星名已冠於倫魁材共期於丞
弼某情均燕賀望禹雞翹問金穀以備員卿雲道託想
簪紳之贊喜宿霧難披

回諸郡賀正啓

伏以太極函三氣斯分於人統林鍾益一數可忖於律
筭對歲事之權輿萃侯藩之第祿伏惟某官軼材耀穎

盛德照鄰緩帶輕裘凝清香於畫戟盤根錯節發游刃
於新硎今旦斯逢長年可頌企賓階而矯首憑書驛以
馳心

賀朱鎮江啓

伏審鷺序借材寵河圖之高閣虎符拜命鎮天塹之雄
藩既過家展上冢之榮想泛宅作下車之計恭惟某官
漱芳聖域紹美相門朱草嘉禾披瑞篇之珍物盤根錯
節發利刃之新硎頃督饗於淮瀆實建臺於京口清埃

載道比屋知名入補樞臣腐太倉之紅粟進兼棘寺解
密網之秋荼會千里之難其人輟九卿以重茲選民情
皆已素習郡政斯可速成文駟來迎謂五十年當貴亦
褊矣褒衣欲改聞二千石之到而瞿然某稍闊英躔遂
依德蔭伐柯取則正尊前事之師析札抒情恐獲後時
之譴

賀張都督啓

伏審臚音廉陛置使樞庭提江淮表裏之封重開幕府

注將相安危之意再造皇家荒裔滅心秦階齊色恭惟
某官著龜先見松柏後凋當聖哲馳驚之時洞文武弛
張之道人憂多壘國倚長城謝傅總軍宴衍可清於羣
寇晉公督戰功名夙震於四夷强弩爭驅靈旗有待受
降盈光被之障攄憤指冒頓之區入籌幄以同寅相尊
等耳出言綸而誕布朝論翕然旗鼓一新營屯如故宜
妖氛之退舍無絕塞之傳漢兵事節度皆付公益隆劇
委天下平治誰舍我庸慰具瞻某仍世蒙恩彌年稟命

大鈞播物詎遲造化之工千里餽糧敢後樵蘇之爨

賀太平州虞尚書啓

伏審牽絲離闕滌篆專城千里迎新甫森兵衛之戟一
麾借重非厭承明之廬仰風采之光前懼音郵之落後
恭惟某官世推詞伯天挺佐臣書笏珥彤立螭均之要
地荷橐著紫儀鷗閣之清班會強敵之嘯梁貳元樞而
經武獨高祕略迄掃妖氛運籌帷幄之中聽履星辰之
上任秣馬厲兵之事為捫參歷井之行揭節故鄉相如

諭蜀父老摛師新境三輔見漢官儀遠趨尺一之程密
過魁三之象並塞復驚於多壘緣江莫急於价藩羽扇
綸巾牛渚席往年之勝輕裘緩帶虎符分中艮之憂少
竢解嚴即期熙載某不披宿霧再變春灰茲給餉於南
徐獲分光於東壁使之代斲已為蟠木之先何以免僞
更賴餘波之及

回霍新恩啓

造榜棘闡標名鴈塔雖科甲第五同杜牧之歎而鄉閭

寡二有吾丘之夸伏惟某官聲叶舜儀寶參郢握聞仁
義道德之說講習淵源識鳥獸草木之名貫穿訓故既
問津於官海即影組於榮途介弟得人竊幸一莊之獲
癡公責子徒勞累月之咎

賀王侍御啓

伏審命出前旒權尊橫榻幾年弄印上曰無以易堯一
角我冠仕者皆嚴憚黯幅員共語綱紀畢張恭惟某官
天以剛方古之直諒廣庭大對洗凡馬而一空要路重

來別良金於百鍊方招諸生而誨道德之說已立右陞
而書起居之言凜朝望之無隣慶臺端之獨步惟雖黃
夙判於胷次宜白黑大明於筆端去姦邪於雙闕之前
義方之聲不墜語軒檻每數刻而罷仁約之眷益深孤
忠不避於嬰鱗羣枉相驚而落膽風霜若是霖雨可期
某引脰雲逵庇身江介望風而解印綬未敢賦歸餽糧
而後樵蘇所憂獲譴

除司農少卿謝宰相啓

兩載供軍無補千金之費亞卿分職忽叨九扈之榮祓
飾蕪音銘藏大播伏念某續鳧則病處鴈不鳴天既賦
之材驚人皆知其綆短失瀛洲之故步久隔朝班盜列
宿之虛名外司戎賦增竈出日邊之旅連檣嚴淮外之
期呼庚癸於首山偶無羽檄東春秋於高閣焉用毛錐
况襁負之東歸復縲俘之北至析豪言利者鮮矣上策
張頤頡哺則倍於曩時問一歲之錢穀幾何豈能贍用
餽千里而樵蘇在後所慮之興曾蔑微勞敢圖明陟竊

揆僥逾之故悉由造化之私茲蓋伏遇某官任重濟川
權尊挈國和玉燭之四氣開壽域於八荒政事內修有
輸平之強敵巧拙雜進無飾詐之宵人恐絳老之辱泥
塗若周公之下白屋曲憐棄物良苦麤官借其惟月之
稱廣比如雲之覆某敢不思惟推擇畏懼曠瘼財貨未
豐媿弘羊之心計箴規可獻戒顏異之腹非

回郡守賀除少卿啓

給饗再碁懼軍須之不足竄名九列慚使指之無功揆

謗薄以奚堪知游揚之有故恭惟某官高標聳壑瑞物
媚川夢既協於三刀歌已喧於五袴奉夜半之間將寤
意以褰華擅月旦之評每過情而借譽致茲誤渥迺及
衰蹤顧弱楮之未緘拜珍題之先辱賓階何遠尚乖宿
霧之披譴域可逃更賴餘波之及

賀湯左相啓

伏審庭宣顯冊位峻元台黑頭人曰三公巖瞻已久青
氈我之舊物鼎任逾新廟社奠安華夷稱頌恭惟某官

聞多而約氣大以剛一槩諸聖而譔重黎名超前哲五
尺之童羞稱曹陸文擅正聲蚤符夢卜之求獨盡都俞
之美開通公道窒塞倖源帝達四聰選臯陶不仁者遠
矣天享一德若伊尹則見而知之中尋綠野之游甚鬱
蒼生之望會聖君之繼代思舊弼之贊元復作棟梁兼
籌帷幄定國是則自治為上策固邦本則若烹夫小解
兩宮咨調燮之勛四海企升平之效材翹東閣無失職
以書空謀寢北鄰遂乞盟而款塞方將豐財而圖朽貫

之積誰謂忘戰而生藏械之疑蓋後先進退必度於時
宜凡今古安危具存乎世監侯顙面有同於饑渴故信
眉相慶以謳唵某竊伏江干莫披河目誦賤子於百寮
之上屢玷衮褒器蟠木於萬乘之前更資鈞播

賀張右相啓

伏審誕敷渙冊復正台司望赤舄於我公浸逾二紀還
青氊之舊物請視六符宗祏蒙休璣衡獻瑞恭惟某官
學輕王霸忠貫義娥乾坤資整頓之勲鼎鼐著調和之

效重開督府大暢王靈自陝而西召公主之權均內外
由斗以南一人而已望聳邇遐城池堅固於金湯師旅
比方於熊虎傳檄而遺民蟻附抗旌則醜類麇驚軍容
彰無敵之威邇備室可窺之隙察秋毫於萬里寬民食
於兩宮天欲興邦將犁庭而制勝敵能覘國遂款塞以
輸平美繡裳之來歸思霖雨而爰立廼居宰席仍總籌
帷方圖事揆策而務出萬全蓋收功立名而可期再造
登庸之始歌頌無前某久泛恩波獲逃譴域增千金於

敝帚屢玷衮褒轉一氣於洪鈞敢奸器使

賀交代王少卿啓

伏審肅將王命來治軍須聆鼓檝之非遥冀班荆之有
便恭惟某官材能超詣峰距高明朱草嘉禾披瑞篇之
珍物盤根錯節發利刃之新硎蚤負時名已光郎選俛
仰鑑湖之上驅馳蜀道之間刺史問以六條屢更使指
天下號曰八俊遠繼芳塵茲陟農臣將持從橐乃以屯
田之奏遂分給餉之權興十萬師則費千金自然優裕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正賴幹旋助成清壺之勛益對便
蕃之渥某二年無補百謫已盈竊欣故舊之來獲託子
孫之契積薪居上祗慚糠粃之揚膠柱不調尚幸瑾瑜
之匿

回秀州姚知郡啓

叨榮禁路備數詞垣拜刻畫之好辭佩吹噓之高誼伏
惟某官長離覽仞結綠輝山蚤馳騫於翰墨之場尚倥
惚於米鹽之事襦歌甚播壘召可期我輩登科久厚顏

於李邵吾徒掌制復縮手於柳州未寒蕭寺之盟更賴殘膏之助

回明州趙待制啓

北門攝事已積空餐西掖代言甚慚官步誤寵莫知所措游談厥有自來恭惟某官川嶽靈暉鳳麟嘉瑞出神明之貴胄負標的之清規德備忱恂獨樂東平之善學該貫變盡讀河間之書屢誼五袴之謠疊應三刀之夢憇棠陰而聽訟白日顯行拔薤本以抑強嚴霜可畏每

吹噓於朽質有刻畫之珍題某夙仰英猷密依餘潤搖
情賓仞莫瞻五馬之光寓意書郵奚報雙魚之遺

回宣州陳殿撰啓

伏審疏寵出麾爰佩左符之重洎剛滌篆爭伸前弩之
迎老稚蒙休封圻改觀恭惟某官星躔隕祉月脇鑄辭
卓爾昂霄壁千仞而獨立汪然韜世陂萬頃以有容自
高鷁鷺之行不藉蚍蜉之援蓬丘影組久領袖於英游
柱史揮毫浸羽儀於禁路芳埃益劭公望所歸方批敕

於要津乃把麾於名郡清香畫戟洽惠露於羣編疊嶂
雙溪踵詩聲於前躅寧容黔突即迓賜環某叨綴近班
仰依餘潤搖情賓仞莫瞻五馬之光寓意書郵奚報雙
魚之遺

回劉侍郎惠生日詩狀

五十當貴偶同治越之年八千為秋難辱借秦之諭珠
璣可玩瓊玖是慚空積感懷莫知報禮

回工部胡侍郎啓

伏審契元后之虛懷尋貳卿之故步典刑所繫表著有
光恭惟某官昂霄聳壑之長材斂矜濟鋒之利器乘桴
浮海嘗久厄於讒波束帶立朝遂橫翔於禁路蹈載籍
致君之道積平生憂國之言掇一麾阜蓋之行領兩組
青氍之舊備周王之器械蓋賴遠猷為漢室之棟梁竚
觀偉業茲勤翰墨來訪丘園佩四益之謙斯惟盛德展
七襄之報祗媿前聞

回饒州王侍郎啓

伏審急流易退暫違上笏之班荒政盡行俯屈左符之
寄光前聳望來暮興謠恭惟某官際美台衡騰芬俊軌
演綸彰獨步之譽持橐起橫飛之程早魑為災咸慮晨
炊之闕寓公作牧便同畫錦之榮亶為謀國之英必有
拯民之策一屢復受千里更生顧此居間欣然借潤將
款棠花之論先藏烹鯉之書

答鎮江宋尚書啓

伏審異恩亨否還舊物之青氈重鎮承流凝清香於畫

戟江山動色草木知名恭惟某官識略高明智能超詣
早薦禁路積三千牘之嘉謨久蟄故園藏十九年之利
刃當宁渴儀形之想起家膺方面之除惠露所霑驩謠
競起即迂璽書之寵復歸簪筆之班念高閣於英躔屢
變更於緹律得烹魚之尺素深仰謙光想舞鶴之高樓
無因譚款

回贑州陳侍郎啓

高牙在望飽聞五馬之聲健步徠前遂辱雙魚之惠敬

修短札曷報英瑤恭惟某官負昂霄聳壑之材利斂罟淬鋒之器論思獻納居紫橐之上游撫字追科慕黃堂之下考報政已踰於五月賜環將出於九天顧此哀遲闊焉睽焉藏孟公之牘少慰馳心覽漢聖之書不能釋手

回錢樞密啓

絲綸出命走天下之置郵帷幄運籌得人中之英傑國勢奠安於九鼎魁躔協比於六符伏惟某官瑞應舜儀

寶參郢握片言自能寤意多士孰敢追蹤鳳掖摘詞文
聲擲地瑣牕批敕忠力回天歲已慶於九遷晝益隆於
三接徑躋宥密仰贊規恢齊人歸郢謹之田用儒有効
宣王復文武之土平狄可期記往日之從容驚流年之
荏苒不圖翰墨來賁丘園行四益之嘆茲惟懿德脩七
裏之報深媿前聞

回劉侍郎啓

班聯玉筍蚤騫從橐之榮符佩銀菟曲借侯藩之重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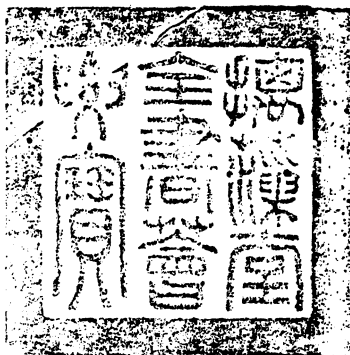
旌密邇四境驩迎恭惟某官學縕高明材資超詣陟要
津而闊步結當宁之深知貫朽粟陳過弘羊之心計表
輕帶緩指叔子以肩齊精神已折於遐衝盤錯少休於



值仍歲秋收之損致九重旰食之憂思忠信慈惠
行勞來安集之政迺煩舊德遠拯疲氓窮閭免塵

甑之嗟森戟非黔突之地念睽違之浸久喜會合之有
期燕坐揮犀遂幸盍簪之款郵籤倩鴈自慚削牘之遲

盤洲文集卷六十一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錄監生臣陸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盤洲文集卷六十四

二至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十二

集部

盤洲文集卷六十二

宋 洪适 撰

題跋十五首

跋歐書溫彥博碑

新唐列傳云溫大雅字彥弘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

將如史所書則是彥博兄及弟皆名大字彥獨彥博反
此耳近世陳朝散正敏著遜齋閑覽間證史傳之訛謂
古人蓋有以字顯者彥博當是以字行於時殆舊史之

誤而新書未之正竇苹作唐書音訓亦云以兄弟名字推之似名大臨而字彥博予考新唐世系表乃云彥將字大有又顏魯公嘗作顏勤禮碑內叙顏溫二家之盛其略曰思魯大雅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遊秦彥將皆典祕閣如表之所書碑之所序則是彥博彥將皆以彥配名惟大雅異耳又歐陽文忠公在中書日有顏氏裔孫獻其祖思魯除儀同誥內云內史令臣瑀宣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公謂不應稱臣而書

字彥將固當為名惟三公名字不應伯仲異同後人率
皆惑之予家有彥博墓誌及神道碑皆云諱彥博字大
臨不云其以字行陳實二公雖疑史策之誤然碑碣不
容失實其說無據當從碑誌為正以魯公之文思魯之
制新書之表為憑則是大雅獨與二弟不同予復考大
雅嘗撰唐創業起居注內書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溫彥
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馳以啓帝帝
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据此則溫氏昆弟皆以

彥為名明矣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又顏碑亦云大雅抑又何耶蓋唐之孝敬皇帝諱弘如弘文館改昭文弘農縣改恒農姓弘者改洪徐有功本名弘敏亦緣避諱遂以字行大雅正類有功亦以孝敬故遂稱其字耳難者曰有功蓋避同時諱大雅生在孝敬之前不應亦避其諱是不知生雖不避後世追改之故稱其字為名如晉書避高祖諱不云劉淵而云劉元海避太祖諱不云石虎而云石季龍李延壽亦以韓擒虎為韓禽

司馬遷作史避武帝諱改蒯徹為蒯通班固避宣帝諱
改荀況為孫況為明帝諱改莊忌為嚴忌史策之例緣
帝諱而更易姓名者多矣新書有韋弘機傳而舊書止
作韋機又可見其因孝敬而削也新書正之故復用本
名而大雅猶名其字者蓋當時國史所改新書因之不
加研究失於復正故爾

跋歐書皇甫府君碑

皇甫誕當漢王諒挺禍之際能抗章力爭至幽囚狴犴

猶發局城之謀事偶不克遂殞其軀可謂忠節凜然捐
生靡顧者也北史列傳既不能發揚其英烈至叙其官
秩又多闕略傳云開皇中遷治書侍御史後為尚書左
丞拜并州總管司馬以抗節遇害碑歷叙其仕周為畢
王府長史隋初授廣州長史為益州總管府司法傳雖
略而不書可也至除比刑二部侍郎及自御史之後歷
大理少卿再為尚書左丞河北河南安撫大使其贊并
州也加儀同三司其贈柱國也兼光祿大夫史皆無之

蓋其闕也又碑記其祖贈膠涇二州刺史而傳止稱涇州碑云誕字元憲而傳作元慮是皆其失考此碑乃誕子無逸與歐于併肩於武德正觀之間故于製其文而歐筆之決無誤者况皇甫終於隋仁壽間李延壽修史在唐貞觀末相距四十餘年已脫略舛誤如此况遠者乎

跋歐書丹州刺史碑

率更之書名天下而為後世法世傳絕筆於丹州之一

碑筆力勁健他書無出其右者今眎其書信然而
是碑文字剗滅尤甚世無復知丹州為何人詳考其碑隱然
猶有公諱崇字平高六字按唐史裴寂之左方有張平
高一傳史載其在隋為鷹揚府校尉事唐授左領軍將
軍封蕭國公正觀初守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
還第所書與碑同則知崇之姓張氏無疑矣而傳載歷
官次序甚略於碑疑崇無赫赫大功故為史氏所略而
傳云以坐事還第碑乃美其知止戒覆以就閑蓋碑誌

溢美無足怪者傳又書其追封羅國贈都督事而碑獨不記則是勒碑之後復被寵褒作者不及記之然崇之本傳及忠義傳列凌煙功臣及裴寂傳所書皆云張平高而不名豈唐人多以字顯如殷開山之類史冊皆以字稱者乎但唐人雖以字顯史必隨著其名今平高本傳則亡之豈其史氏之逸乎凡唐史紀人姓名尤多繆誤如鄭潛曜乃作郭潛曜程處亮或作程懷亮之類今平高之碑既不載其以字行蓋史家刪修誤以平高為

名余嘗考殷開山名嶠封德彝名倫高士廉名儉尉遲敬德名恭姚思廉名簡高季輔名馮蘇定方名烈唐休璟名璿郭元振名震王方慶名絳在唐無所諱避不知何為而行字遂至君臣之答問詔旨章牘之所稱一切以字若李靖見於紀傳皆書名而裴寂傳後載武德九年差功之事則又書曰李藥師是既以名稱又以字行此尤為二三唐人名字余久惑之因平高之辨略志其梗概云

跋歐書唐瑾碑

唐初文章承五代之衰務以駢儷為工碑誌之作多浮靡而無事實惟世系子孫官封名字可以考據唐瑾碑乃于志寧所撰歐率更所書今以其文考北史列傳則史之失甚多碑云瑾字子玉而傳作附璘新唐世系表又作子瑗蓋玉瑗小有差衍傳則誤矣碑云瑾曾祖儼祖文輪而北史於瑗之父永傳云父倫祖揣今以新唐世系推之則揣乃瑾之高祖儼則其曾祖正與碑合傳

既逸儼之名遂誤以高為曾

闕

瑾祖名文輪而傳作

倫既失實矣新唐又作輪字文轉此又唐書之失碑云
文輪終東萊太守而傳作青州刺史唐表又作青州太
守且刺史之秩尊于太守使文輪歷之則作碑者不應
不載此北史之誤又太守乃典郡之稱唐表云青州太
守非也碑以儼為守東安而表作東海亦非也碑云永
終車騎將軍唐表作儀同三司則是碑記其武散官之
崇者表書其文散官之崇者傳置不書碑及唐史皆云

永為平壽忠武公而傳又不書其謚皆其闕也碑歷叙
瑾初以魏大統元年為員外散騎侍郎周文引為記室
及河橋之勝而封平昌縣子是年有陟岵之憂起為太
子舍人遷膳部轉右丞加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
散騎常侍轉吏部郎中龍驤將軍然後改伯臨淄繼除
黃門侍郎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遷吏部尚
書然後賜姓宇文于謹南伐以為行軍長史謹多其才
求與通籍然後更萬紐于之姓江陵既平乃加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侍中進公爵而本傳云封姑臧縣子累

遷右丞吏部郎戶部長進驃騎儀同賜宇文及萬紐于

姓進封伯轉吏部長奪哀復位從于瑾平江陵以勲封

公今據碑所載則始封乃平昌而傳作姑臧碑云喪父

在魏大統三年封子之時而傳乃在作吏書封伯之後

碑云奪哀為舍人而傳云復吏部尚書碑云封伯在未

賜姓之前而傳則在後碑云賜二姓在吏書之後而傳

皆在前碑云從于瑾南伐然後更姓萬紐于而傳則先

已更姓凡歷數年始同戎事碑云驃騎儀同之命在江陵已平之後而傳乃在未賜姓以前其他歷官傳多闕之獨傳有戶部之除而碑則無之碑又叙自入周之後嘗為宗伯出刺拓蔡授司宗御正轉內史納言又刺荊州遷大宗伯而亡本傳乃云出刺蔡州歷拓硤荊州入為吏部御正納言內史除司宗而亡如碑所載則是出典二城乃入遷四職復出治荊据傳則是連尹四州然後入官中都以至蓋棺不復補外碑則自蔡州入為司

宗傳則歷遷數職而終於司宗惟傳有硤州吏部二命
而其碑不載碑云生為太宗伯而傳云死贈小宗伯碑
有刺史之贈而傳無之碑云謚獻而傳作方唐表又作
文獻若此之類皆以碑為正蓋唐皎歷任於武德正觀
之間志寧親受其事而作斯文必無誤者予既辨二史
與碑之牴牾因以北史之傳校新唐之表傳云永孫悟
而表作怡傳云瑾次子令則而表作則又二史之不同
者然北史之誤其可一二言哉

題松漠紀聞

右松漠紀聞一卷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院窮漠耳目所
接隨筆纂聞孟公庾發篋汴都危變歸計創艾而火其
書握節來歸因語言得罪柄臣諸子佩三緘之戒循陔
侍鄰不敢以北方事置齒牙間及南從炎荒視膳餘日
稍亦談及遠事凡不關今日強弱利害者因操牘記其
一二未幾復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廢不錄及
柄臣蓋棺弛語言之律而先君已賁恨泉下鳩拾殘編

僅得數十事反袂拭面不復彙次或可廣史氏之異聞
云爾

題輜軒唱和集

右輜軒唱和集三卷紹興癸亥六月庚戌先君及張公
邵朱公弁自燕還途中相唱酬者中興以來出疆者幾
三十輩或留或亡得生渡盧溝而南者三人而已初朔
庭因赦宥許使者歸其鄉諸公懲久繫幸稍南率占籍
淮北惟先君及二公以實告既約和於是淮以南者廼

得歸八月戊戌先君至辛丑張公至乙巳朱公至九月
乙卯先君以徽猷閣直學士入翰林是月甲子出為鄉
州後四年南遷八年薨又三年賜謚忠宣張公以修撰
祕閣主佑神觀是年出居明州後六年待制敷文閣六
年為池州明年卒朱公以直祕閣亦主佑神觀明年卒
先君字光弼饒州人張公字才彥和州人朱公字少章
徽州人

題金國文具錄

右金國文具錄一卷先君奉使金國備嘗險阻艱難而百折不回之氣彼國君臣亦知重之宇文氏既為蒞其書力强先君同污新秩初有翰林直學士之命又有中京副留守之命最後有承德郎留司判官之命先君以死自誓文章銜袖至於再三卒拒不受王春二月家弟遵邁接踵召對上謂先君與宇文虛中同時作使宇文受僞命先君獨執節不屈且道秦檜毀罵之說所以不得大用嗚呼淵衷不忘舊編且在攬涕涉筆存之左方

敬書先忠宣賜謚制書後

臣聞足再刖而玉顯其美火百鍊而金知其精人臣忠邪至身後而是非始判發潛德之幽光誅姦諛于既死孔子作春秋之旨也先臣當戎馬紛紜之際使不可測之絕國十有五年然後歸陛下謂蘇武不能過且許筆賜其傳會先臣席不煖而逐弗獲藏金璧之寶今又十有五年弟遵入對陛下褒歎忠節復道前語恩隱再三寵之令謚生雖奇剥芬芳多矣臣謂衛律李陵屢說而

武不降先臣則為宇文虛中韓昉所逼三換官而不受
張勝事泄武有擬劒幽害之危先臣則不同龔璘仕齊
寧蹈利刃冷山無以異於窮海之北餬口於悟室無異
於乾王隻影南翔所不及牧羝者四歲至若通永祐之
表朝長樂于燕間道蠟書其至有九潛見王人幾債牢
戶問答往反皆有闕庇民之語按其詩文篇篇以戢兵
為意此則武之所無者陛下以為武不能過聖訓明哉
然燕王聲霍光之罪以武久繫而歸才得一典屬國楊

敵無功廼為搜粟都尉遂謂光顯權自恣疑有非常而
奏檜排妒先臣不使一旬寓乎玉堂之直致陛下有大
用之意而不遂終之流放醜地九年不返則得禍之酷
特甚於武武之一子黨叛人而誅漢廷憐之為之遠贖
胡出蘇氏賴以不絕而臣以先臣故獲戾亡檜至謂家
傳強暴曲法免官非遇天日清明則亦禁錮就死嗚呼
一言華袞萬世不刊易名崇終匹休麒麟圖畫諸孤不
肖咸叨錄用恩徧存沒又過蘇氏臣礱石以識異渥泰

龜逢吉鎮之松區洩九京之冤鼓忠義之氣於茲見之

題曹公顯所書陳體仁梅清傳後

香草以比君子固多見於騷人之辭至剛長歲寒之際
能舒翹揚芳表表於風林雪嶺間惟梅為然其奔軼絕
塵之姿殆與莊士端人無異彼揭車杜若尚不敢與之
齊驅而冶桃繁李暄若乎其後誠未可同日而語陳君
用太史公法為作佳傳曹侯一見知賞泚筆特書而冠
文其首抑可謂三絕也

跋杜氏墓志

夫利不十者不易業若良弓良冶之子必世其家可也
杜君以和緩之術聲於鄉而以周公孔子之道命厥子
使其後能揆藻決科翔纓華塗推父祖湯劑濟人之心
以施有政茲無負贏金之遺矣

跋米元暉畫

丘壑之士久寂寞則起朝市之念朝市之士久喧囂則
懷丘壑之放古今之理一也予贊治丹丘雖環郭皆山

可以拄頰而霞城雲嶼亦得駕言窮覽然塵纓冗牘之
所羈束終不能瑩心而醒目米西清所作瀟湘圖曲盡
林皋煙波之勝遐想鷗鳥之樂良不可及予嘗客毗陵
一葦太湖舊矣去之六年風朝月夕則思怒濤裂山澄
漪見雲夢寐間時一往焉觀此恍然所謂逃空谷而喜
聞足音者

跋孔門四科圖

魯論第孔門四科先言語而後政事太史公先政事而

後言語此畫有行行其容者似子路氏而次在八是以
魯論為序者也

跋十六尊者圖

天台石橋世稱尊者道場歸心佛氏者薰洗齋宿或見
林端有殿閣之形而聆鐘鼓之響千燈發光擁錫來去
屑然有聞予嘗歎其山慨無所見手舒此畫為之肅然
作禮

跋蓮社圖

惠遠師作淨社四方不約而至者百有二十三人此其
表然有稱者師欲致范武子而不可得謝康樂欲同社
而師不納彼招之不來麾之始去亦各從其志也

跋戒殺文

禮云牛羊犬豕無故不殺蓋君子心根於仁必不至暴
殄天物佛家者流集殺生事作文以戒世使中人覽之
可以止殺遷善此書其仁者之用心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十三

集部

盤洲文集卷六十三

宋 洪适 撰

題跋三十三首

跋登瀛圖

右登瀛圖一卷卷首攘袖醉者為蘇世長伸欠者為許敬宗捉筆欲書者為褚亮凭欄目驚者為劉孝孫一介附耳有所白者為蘇勗交手對之者為薛元敬童子奉杯小冠者受之者為蓋文達幅巾按股被酒而寐者為

李元道捉筆運思者為孔穎達左手持杯者為李守素

面之者為姚思廉童子奉巾盥反顧而吸者為陸德明

坐柳下者為虞世南執卷闕條者為顏相時帶解欲結

者為于志寧撮巾羽衣倚老木者為房玄齡杖筇而相

語者為蔡允恭袖手已且旁者為杜如晦凡學士十有

八員坐者十立者三倚者四醉者一其供給之人坐而

奏樂者六人立而句樂者一人司筆研者三人侍左右

者五人掖者一人白者一人進器者五人職器者五人

執器者亦如之意錢於馬前者三人蹴羽錢於驢前者
一人執靶者八人舉羈負笠持帕者各一人驢牽者一
人臂隼與狗者各一人凡供給於前後者四十有六人
巾之人二十有七帽之人一結髮之童七垂髻之童十
有一其馬十有二受鞍羈者十羈而欲鞍者與羈而驟
者各一驢一隼一狗一鵝如驢隼狗之數而倍之曲欄
見其面之三長案方床茵坐之具二十有二笙笛塋篴
樂之器八酒尊茶甌果柶水盤食之器九十香鼎燎鑪

書槐印室筆墨巾褱用之器十有八簋服筭騰圉人挿其腰者二古木大小五已且大小五柳一凡畫中之物如此合而名之曰登瀛圖其人物器用草木羽毛之狀雖屢經摹寫猶存妙處梗槩遐想英標植愚被陋正觀之治豈無權輿故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又跋

唐文皇既已羅羣英入幕府因命間立本肖象題其爵

里名氏曰十八學士寫真圖予始傳此畫所識姓名有
與史氏不同及闕文者因併存之畫云蘇壹字世長劉
存標字德祖蘇勗字謹行薛莊字元敬蓋文達字文達
李元道字元易李守素字仲筠姚思廉字簡之虞世南
字德施顏相字時睿房玄齡字喬松蔡允恭字克遜此
畫雖不可指為祖述間本要知非出近人所作

跋周生卷

或譏周生儒其家廼束書不務有棋癖予扣之答曰自

始結髮與群從兄弟游學畫摹焉志于奕師既寢則
焚膏對局樂之終夕不厭洞然有意得心解處故日進
於技而學益以落予曰子以棋奪學固非矣今年未冠
技之精已藉藉薦紳齒牙間異日孰與子角彼書不能
以記姓名劔不能為一人敵鹿鹿老死無一長者視子
有慚色矣

跋陳承休所藏名賢帖

右歐蔡蘇黃晁秦米公帖一卷莆田陳承休所藏予於

五羊見之遠方家鮮收書欲借漢唐正史尚艱得乃有
博雅之士軸鉅公寶墨自隨忽如明珠美玉飛墮吾前
收几展玩便覺蠻煙瘴氛為之辟易

試夏守真筆

燕無函胡無弓車粵無筆燕之函胡之弓車非無也人
皆能之也粵無筆材梗之也穎既俘于秦其苗裔南不
踰嶺雖有良工不能善其事九江夏守真客寄番禺乃
能束雞羊猩毛而圓健耐久與宣城諸葛毗陵周名相

甲乙諺曰巧婦不能作無麵不托豈其然乎

跋歐率更臨帖

歐陽率更真墨今其存者鮮矣況所臨又王中令帖乎
氣骨洒然典型具在如明珠美玉不待褒拂而人皆知
其寶也

跋呂子猷小簡二

子楊子曰書心畫也筆畫形而君子小人見矣觀呂公
子猷之書可知其為莊重君子

予不及識呂子猷聞其律身有繩墨蒞官如水霜非禮弗蹈今與其子子毓游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歟

跋李運使瑞芝頌

道人失職詩之不作蓋千有餘歲嘉成美宣之什蔑聞耳矣臨淮李公以白水龍蛇之輔駸駸筆橐紹興丁丑芝產清廟公慕風人之歸美乃集三百五篇之辭作嘉頌十章其句二百上下貫穿豐而不餘起商迄周合魯衛曹鄩諸國所作晏然若成一筆無齊人不類之譏非

深於詩者能之乎漢歌齋房氣廟其壘

跋五代登科記

右五代登科記一卷予頃在三館所抄中祕閣書五季
文物掃地取士無足稱特以國初卿相侍從皆當時以
儒科進者因刊我宋科名記故并傳之仍其舊書不復
考正也

跋先忠宣公鄮陽集

先君以建炎己酉出疆時年四十有二矣平生著書多

悉留檇李庚戌之春厄於兵燼無一餘者紹興癸亥還
朝入直玉堂不旬日領鄉郡去明年而遭祖母之喪服
除未幾有領表之謫杜門避謗不敢復為文章謫九年
而即世故手澤之藏于家者惟北方所作詩文數百篇
乃獨存謹彙而叙之以為十卷刻諸新安郡未彙次者
猶有春秋紀詠千篇云

跋李文公集

右李文公集十八卷以唐藝文志校之多八卷蓋常山宋

次道所定也建陽小本獨多答開元寺僧書一篇亦不著目其辭反復溫潤與他文相類而集中又有所作鐘銘知其為習之文昭昭矣既是正之冠以蘇公序附其傳於後

跋癰疽方

疽發背三尺童子亦知為膏肓之疾庸醫既拱手無措或者又為高論以自神其術出傳劉涓子方以為得之神仙家而湯劑不一用者惑之歛縣胡君所藏方簡要

而有大功郡酒官蕭世京病此數日創大已如椀用其方而愈覽者勿以為無奇藥而忽之也

跋文房四譜

右文房四譜五卷參知政事蘇公所集番陽洪某假守新安刻之四寶堂蓋歛谿之楮潔白為天下第一黃山松煤自庭珪父子著名龍尾石與端巖相甲乙獨管城子少貶然亦不落宣城下是書當傳莫宜是邦予家所藏譜硯之書以五六項居閒時頗嘗采獲大凡翰墨事

異以綴蘇公書未就也巖邑無書可探閱不能終篇說
歛硯者凡三家品諸李者有墨苑姑以踵此編他須異
日云

跋文章緣起

右文章緣起一卷梁新安太守樂安任公書也按隋經
籍志公文章始一卷有錄無書郡之為郡且千歲守將
不知幾人獨公至今有名字並城四十里曰村曰溪皆
以任著旁有僧坊亦借公為重則遺愛在人蓋與古循

吏比後公六百年而某為州嘗欲會粹遺文刻識木石
以慰邦人亡窮之思而不可得三館有集六卷悉見蕭
氏歐陽氏類書中疑後人掇拾附著以傳於後獨是書
塵存可藏奔世所傳墓誌皆東漢人大隸此云始於晉
日盖丘中之刻當其時未露見也

跋吳少卿懋遺事

倉卒變故時搢紳先生忠義根于內則發見于外生且
不惜豈復為身後名計也事既定則闔口不自言故有

嚴霜烈日之迹而湮鬱不播白者當時尚爾況後世乎
陽羨吳公以南宮舍人逢張楚之難寧捐生處死不肯
作勸進表一字復欲奮芴碎偽相之首言言英風輩古
為耦二十年来有貪天功者不使他人以忠義擅闕故
公之令名士大夫間或不能戶知之大編顯揚真有子
矣

題趙闕

七逸圖

秦陵初立詞垣一時得五人少蓬趙公其一也予兄弟

仰高蹈景思攀屈宋之駕而後先參辰莫快一覩其猶
子能託繪事彰其家世之美開卷肅然如升堂覩奧而
瞻道德之光又以見公消搖燕閒寄意筆墨進諸子於
道如此彼有譽兒癖者真可奴僕命之

書吳滋墨卷

士大夫不公持論故月旦評不足為人輕重百工以藝
定聲價眡其物之美惡名斯判然歛人吳滋以墨客游
縉紳間唯其松擇而烟良膠對而杵力旦旦用之硯不

卷六十三
淳筆不病使潘胡蒲史之品不能齊色而爭先雖無王公齒牙之譽而增直三倍矣

題諸公與徐仲車詩簡

盛德之士名與天壤不朽雖無五公詩札可也然先生高蹈丘園安貧養病今其孫蔬食益不飽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誠難測耶

題吳司諫遺墨

尚書郎吳公以筆札獨步覽諫坡遺墨則義獻寶章有

自來矣

跋曾仲躬所藏張文潛草書

張右史文名滿天下而後之人不知其能書觀此墨妙
真可以藏之什襲

論衡跋

右王充論衡三十卷王君是邦人也帳中異書漢儒之
所爭覩轉寫既久舛錯滋甚殆有不可讀者以數本俾
寮屬參校猶未能盡善也刻之木藏諸蓬萊閣庸見避

堂舍蓋之意

隸纂跋

東都隸刻今其存者幾二百雖工拙規因不同猶槧梨橘柚味皆可于口四十年來中原日以多故石毀于爐好古之士不能多藏而悉見每介介焉予嘗韻分其字為七卷釋其文為三十七卷尚患筆意不傳則擇其點曳不闕者鐫之以為纂得十卷一代法書亦足以窺其髣髴矣

跋元微之集

右元微之集六十卷微之以長慶癸卯鎮越大和己酉
召還坐嘯是邦閱六寒暑今種山之喬木數十百章豈
亦有甘棠存其間乎橫空傑閣蓋一城偉觀扁表所書
則其州宅之卒章也微之以文章鼓行當時謂之元和
體在越則有詩人入幕府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所謂
蘭亭絕唱陳迹猶可想唐志著錄有長慶集一百卷小
集十卷傳于今者惟閩局刻本為六十卷三館所藏獨

有小集其文蓋已雜之六十卷矣微之嘗彙其詩為十體曰旨意可觀詞近古往者為古諷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于吟寫性情者為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宏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以七言五言為兩體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撫存感往者取潘子悼亡為題暈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怪艷者為艷詩今古兩體其自叙如此今之所編頗又律呂乖次惜矣舊規之不能存也元白才

名相埒樂天守吳纔歲餘吳郡屢刊其文微之留越許
久其書獨闕可乎予來踵後塵蓋相去三百三十七年
矣乃求而刻之略能讎正脫誤之一二不暇復為詮次
也書成寘之蓬萊閣

石經跋

蔡中郎石經在承平時已不多見今京雒雍高慮其遂
泯沒不傳也予既輯隸釋因以所得尚書儀禮公羊論
語千九百餘字鋤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庶幾見者有

金匱石經
楚然之喜

卷六十三

跋岐陽石鼓文

右岐陽石鼓文一卷頃在會稽得之粥碑者而闕其第
八時常平使者徐子禮善篆持以問真贗又得其舊藏
複重一紙十鼓遂足初先公北歸有宣和殿所刊復古
圖一帙圖十鼓而釋之以車攻篇冠其首韋韓二詩歐
周二跋尾其後折衷以雲漢之章更有司馬天章公鳳
翔所鐫韓公詩篋中所藏甚備復集東坡諸公詩文為

一卷念昔登詞科時實賦成王蒐岐頌於此蓋拳拳焉
嗚呼驚驚不至豺虎同穴小雅詩廢今五十年摸索遺
碑可為慟哭淳熙丁酉六月盤洲書

書劉氏子隸韻

予初見劉氏子隸韻紀原凡隸釋碑刻無一不有驚其
何以廣博如是及觀其書乃是借標題以張虛數其間
數十碑韻中初無一字至他碑所有則編次又甚疎略
古碑率多模糊辨之誠為甚難予因作隸釋目為之昏

孔宙碑南畝孔饒王純碑粥糜凍餒文理判然此書乃以畝作敏以糜作麋此類亦不一漢人專以假借為事韻中略不表出學者何考焉

跋王順伯所藏荆公詩卷

予頃在會稽整比隸釋始識

闕

王厚之好古博聞賴

其助為多作別十年千里命駕出其先正荆國公遺墨展玩再三敬書其後

跋丙申修改隸釋

隸釋成書十年矣再因考古始知楊司隸名渙不名厥
張元益是偉伯之孫王曜非劉寬故吏膠東廟門是兩
碑石勛詩非費鳳碑陰校官碑以菰竹為孤作之類增
改千有餘字除去者數板淳熙丙申息祕官山陰遂正
之

跋趙子直尊人家錄

乾道丙戌廷唱進士名時著作君為第一某偶備相位
侍立上側奏言近歲宗子甚好學前舉伯攄擢甲科儒

林以為創見今汝愚遂魁天下可謂瞻前無隣本朝故事科舉先寒畯有官人退居第二乞只依臚傳次序勿令後來居上以見麟趾之盛天顏有喜良久曰姑循故事茲觀趙侯家錄其至言潛德誠宗藩之標的金籙教子厥有自來著作君湏跋語因得竊識前事蓋紀實云

池州隸續跋

隸釋有續前後二十一卷乾道戊子始刻十卷于越淳熙丁酉姑蘇范至能增刻四卷于蜀後二年雪川李秀

叔又增五卷于越明年錫山尤延之刻二卷于江東倉
臺而輦其板歸之越延之與我同志故鄭重如此凡漢
隸見于書者為碑碣二百五十八軀文物款識二十
二魏晉碑十七款識二欲令數書為一未能也今老矣
平生之癖將絕筆於斯焉庚子十一月

淳熙隸釋跋

右淳熙隸釋目錄五十卷乾道中書始萌芽十餘年間
拾遺補闕續卷寢多鄞江史直翁苕溪李秀叔一再添

刻南蘭陵尤延之自秋浦鋟板埤助蘇臺范至能以越

本槩于蜀前後增加律呂乖次合而一之得聖賢獄瀆

祠廟四卷石經一卷旌孝講德一卷河渠橋道二卷阡

表壙銘十六卷雜刻三卷輒文器物款識二卷魏吳蜀

晉三卷譜一卷圖式八卷水經一卷歐趙說六卷碑鄉

一卷凡碑板二百八十五輒器二十七某人垂意古學

見之訢然命掾史輯舊板去留移易首末整整一新傳

之將來或不束之高閣勞動心目可無憾焉辛丑六月

盤洲老人洪景伯書

盤洲文集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十四

集部

盤洲文集卷六十四

宋 洪适 撰

經筵故事五篇

策題二道

昏書二十六首

漢置五屬國

漢書匈奴傳邪王與休屠王謀降漢漢令霍去病將兵
迎之休屠後悔渾邪王殺之元狩二年盡將其衆度河
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封渾邪王萬戶為漯

陰侯裨王四人皆為侯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

臣聞代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禽獸之情猶不忘本土故王制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達其志通其欲使之咸安其居而已漢武帝北征西討斥地廣土一旦得降人數萬豈不欲使之息戰爭務耕牧而遂為吾冠帶之民乃寘諸邊遠使其自為聚落者蓋慮性習風土之不同飲食起居之異尚或不樂久

處則有不測意外之變故分處金城天水諸郡又各
置都尉以治之終漢室不聞降人背畔亡逃之患所
謂外而不內疎而不戚聖王制御蠻裔之道無以加
於此也

唐宣宗面察刺史能否

唐宣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能否然後
除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
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

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絢汗透重裘

臣聞宇內至廣也斯民至衆也君門九重不能悉知其休戚必張官置吏以治之郡守縣令豈皆有廉白之行強敏之材耶為之守者得其人則進賢退不肖可以振千里之治唐之法五品以上除授則歸之朝廷以下則屬之銓部雖有身言書判之制而限年躡

級非復山公啟事固已賢愚同滯矣朝廷之所選用
非其親舊鄉黨則轉相汲引者且不能人人識之其
材與不材蓋不知也大臣猶如是則人主焉能知之
夫以言貌取人尚或有失況于未嘗聞其言見其貌
者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有虞所以致治也能言
者猶或不能行其敷奏無可取者抑又可知矣宣宗
亦唐之賢主大中初政有正觀之風史氏美其精於
聽斷可謂有志于治矣終不能比迹于可稱之三宗

者輔佐多不得人雖有宏撫良法不能力行而然也
可不監哉

漢宣帝誅韓延壽

漢書御史大夫蕭望之聞左馮翊韓延壽在東郡時放
散官錢千餘萬望之當問事東郡因令并問之延壽聞
知即吏按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遂
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
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

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御史按東郡具得其事望之
自陳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
延壽前既無狀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免狡猾不道
天子惡之延壽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
持車轂爭奏酒炙莫不流涕

臣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致治漢宣
帝勵精庶政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稱為中興後世或
議其仁恩少損臣謂紀綱不立則何以裒中衰之弊

觀蕭望之察問韓延壽出于至公而延壽挾私以報之帝已不直延壽猶俟有司判其曲直然後行法延壽初守淮陽治甚有名及守潁川能變廣漢告訐之俗黃霸繼之因其迹而大治在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恩信周徧于二十四縣吏民不忍欺紿良吏如此固已希有至其抵罪百姓攀車號泣朝廷豈不聞亦不能脫其死或謂刑失之重然夷考當時蓋于定國為廷尉罪

疑從輕人自以不寬又公卿議罪俱無異辭則延壽雖有治行不能掩其罪以一懲百寧有不治之患彼名聲不及延壽而罪戾過之者必無漏網之幸也

周世宗斬樊愛能何徽

五代史周世宗擊劉崇于晉陽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帝欲誅之猶豫未決晝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百萬之衆安得

而用之帝擲枕于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徼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其死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

臣聞天壤之間蟲魚微物尚猶貪生而畏死况赳赳之士而欲使其冒白刃不避者以有賞罰驅誘之爾然熊羆之士帶甲成林賞不信罰不必皆不足為用五代之君惟周世宗為英武南征北討無不如志者

能執勸懲之柄也蓋無功而賞謂之濫恩有罪不誅
謂之佚罰有賞而無罰則是姑息之政不足以激勵
士卒惟明主知其然故以爵祿結其心以刑戮鞭其
後使其聞將軍之令而凜如秋霜有進死無退生以
守則固以戰則勝以征則克矣又況為大將者爵位
已崇珍寶已積奴妾音樂已盛名園甲第已侈愛其
身不啻千金之子國家但易于行賞而恕于行罰使
之無所忌憚則其下雖勇如賁獲馭之非其人亦不

能成功樊何皆一時貴將何微又有舊勲而不免其死世宗賢矣哉

仁宗皇帝久任許元闕

十三日闕日御筆所進故事切當今日之

樊今後非因昏懦不職不得遽有遷易其興利除害闕用闕仁宗朝用許元故事優加

旌擢顯用施行

仁宗皇帝皇祐三年以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尚書金部員外郎許元為侍御史元初為發運判官久之為副使既久又為使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

十一州軍其材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才乃特賜進士出身除侍御史留久任

臣聞漢之倉氏庾氏為吏者至長子孫唐用劉晏領鹽鐵諸使歷二十餘載仁宗皇帝久任許元實與漢唐同符而賜第除職所以獎勸之道又過前代蓋中外百官蒞一職掌一事旬月之間或遷或徙猶之可也惟財計之臣非久于其官則不能知首尾源流若

使其坐不暇席雖有孔桑心計亦安能興利去害而致錢流粟腐之效皇祐聖政真可為後世法

試館職策題

為天下國家者未嘗無弊事善為國者因其弊而治之如俞跗扁鵲之療病原其脉之表裏量其疾之淺深鍼石湯液隨所宜而用之則沈痾可以復起三代之政忠質文之遞變不變則後不能立國蓋樂因循而憚改作誠非經久之道也今日之弊姑撫其大者論之官之冗

極矣調于銓部者率常數百人僻遠之簿尉至于逆用
五年闕擢于朝廷者雖外臺連率亦或待次至有俟校
官十年之期者法不可不變也將欲嚴取士之式裁任
子之令以清入仕之源其事果可行乎兵之冗極矣天
下之財耗于供軍者什八頻年以武功行賞其官進則
其俸增新招神勁忠義諸軍其數多則其用廣弊不可
不革也將欲覈虛偽之籍汰老疾之人以節蠹國之費
其事果可行乎理財之政盡矣稅賦有定而水旱無常

爵已鬻道釋已度鹽茗酒醢之物皆有權商賈之貨皆有征財不可復生矣一有不時之須則樞臣相視慮形于色其政不可不講也將欲糴多田之贏借間架之稅以規足用之効其事果可行乎貪賊之風甚矣州縣小吏蠶食齊民鮮廉白之操仕至于二千石尚或簞簋不飭谿壑無厭罹文法者相繼三令五申無所忌憚其風不可不戢也將欲用鞭箠之令施黥墨之刑以遵祖宗之制其事果可行乎主上勵精庶政宵旰焦勞思拯數

者之弊而談者或謂行之則傷恩起怨損忠厚之政若然則委靡苟且日趨於不振何以善其後所謂弊者終不可革耶夫核名實提權綱兩漢之君所以致中興也考古驗今願聞至當之論將以告于上

乾道二年殿試策題

朕以不敏嗣承大寶循堯之道于茲五載寤寐俊秀始得親策于庭子大夫褒然待問必有崇論遠慮副朕詳延蓋聞唐虞之世法度彰禮樂著不賞而民勸畫象而

刑措都俞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朕甚慕之今朕夙興
旻食兢兢業業懼無以協帝華而繩祖武若涉淵水未
知攸濟間者設舉薦之科下聘召之命而實材猶未出
也塞徼幸之門申奔競之禁而公道猶未行也廣言路
恢治具而紀綱未立擇守令務寬恤而民俗未裕賦墨
之刑非不嚴而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錢穀之問非不
勤而未能使國有積年之儲屯田以實塞下或謂兵不
如農改幣以贍邦用或謂鐵不如楮豈為之不得其要

與抑文勝而弊難革與何視古之弗及也夫內修政事
宣王所以興周綜核名實中宗所以隆漢考之方策其
施行之跡何如子大夫通達古今明于當世之務凡可
以移風易俗富國強兵者悉陳無隱朕將親覽焉

代求昏書三

結廬在望相聞雞犬之聲克斧于行乃得鳳凰之卜敢
褻牋而致問用發幣以通儀伏承某人執紼婉從協家
人六二之吉而某人過庭退學習禮經三百之言念合

登以惟時抑繫繩之夙定匪伊朝夕復諏束楚之期若
節春秋遂獲芣蘋之助

遷客居夷鮮矣婚姻之問伍符乘障幸哉聲迹之通克
斧既諧抽毫寧後公之女有季蘭之德某之子以前英
為師念合登以惟時喜奉區之得助兩家來往無山川
絲邈之勞一日還歸遂骨肉團樂之願

傾蓋南州相驩一日之雅束薪東野不與三星之期爰
發幣以尋盟敢褻賤而致問公之次女習觀邇豆德誦

季蘭某之弟涉獵簡編譽慚華萼方合謀于二姓乃定
好于一言不疑銜袖之書何待語冰之夢鳳凰之占懿
氏亦既欣然天壤乃有王郎恐非偶也

送禮書

風不相及好久闕于嗣音秋以為期禮浹修于用幣遙
俟烏鵲之喜式知鳳凰之和
不腆綺牋更湏金諾

送幣書

華宗謀對已尋合姓之盟嘉禮造端浹布請期之幣將

庇伉儷以宜室家不撫摯儀敢陳他牘

代許親書

堅管鮑之深交兼金重諾講朱陳之舊好奕世連姻拜
况甚都告虔敢後伏承令甥過庭有得蔽毛詩三百之
言而某女子主饋未閑慚家人六二之吉念風期之素
厚更冰語以僉同久勤顙介之臨何幸懿親之綴閱人
多矣無如宅相之賢以子妻之即有門闌之喜

求親書

持使者節徼前好于日邇同君子寮接英游于領表以
奕世傾蓋之故無常人伐柯之難令女典訓素漸佩斷
金二同之誠某人詩書願學慕白圭三復之風方求伉
儷之賢有賴烝嘗之助問名斯始既銜袖之弗疑得請
為期庶委禽之可卜

言定書

比獲通家遂謀合姓既語冰之得諾敢諏日以結盟蓋
田廬雞犬之相聞宜婚牘鳳凰之允叶匪伊朝夕請束

薪束楚之期若節春秋觀采藻采蘋之助有慚薄幣已
件他函

送禮書

歌風人之漚紆思得淑姬逢月老之繫繩吉占介婦可
無純帛往助禱裝不腆之儀別陳于素

大兒求婚書

擊柝相聞舊矣風期之講伐柯有得欣然冰語之同發
幣云初襍賤敢後伏承令女佩箴佩惋已練習于婦功

而某長子某學箕學裘亦踐行于子職入官雖久主饋
尚虛聿求伉儷之賢所賴烝嘗之助繫繩不爽合卺可
期食魚而河必魴茲惟達裔乘龍而門多喜祗媿前英
不腆之儀別陳其目

送禮書

為息覓婚已得百黃金之諾行媒受幣重慚雙白璧之
珍時既及于標梅助即期于采藻

次兒求婚書

鄉鄙德尊所謂丈人行也兒曹下品欲以其子妻之相
先一紙之書無待十緇之幣伏承令女熟組紉于姆教
可但擊絲而某第二子荒篆刻于童蒙有慚弓冶方謀
介婦廼得季蘭曾銜袖之不疑顧析薪之焉用重諾過
黃金之百輕縑非白璧之雙食必河之魴斯焉偶大射
如臯之雉何以瞻前

送禮書

溯江而上更同拜于除書采澗之中豈偶諧于昏牘天

借兩家之便日從三易之占可無色絲以固前好歡欣
交集宣布無窮

昏書

接鷄豚之社昔者知名誦魴鯉之詩難乎擇對吉既符
于泰筮禮必講于賁爻伏承令女習慣執籩講明舉案
而某人已稱三語不廢一經正茲中饋之虛幸矣淑姬
之得匪朝伊夕即諏束楚之期先春後秋遂獲芣蘋之

助

回朱氏昏書

介弟持衡方慶一莊之獲行媒進牘遂諧二姓之驩
幣鼎來報瓊不腆先輩寡芳月窟振響雷門妹子所乏
婦容稍通女憲叶疇人之占鳳喜歸妹之乘龍結褵而
九十其儀蓋聞耳矣在饋得六二之吉庶盡心焉

回許氏昏書

馬牛之風不及冀邇鄉關鳳凰之卜于飛遂諧昏牘鼎
來純帛有覲英瑤先輩搞詞魏中于乙科次女主饋未

閑于內訓裏言不爽良匹焉依姊妹有歸在同郡獲同年之好蘋蘩可采須行媒申行潦之期

第三子婚書

揚舲假道方披拂于風儀傾蓋定昏無往來之冰語謀之秦筮講此幣儀伏承令女姆教雍容已有采蘋之德而某第三子師資涉獵未成折桂之名竊仰高門妄希嘉耦豈謂一言之決遂諧二姓之歡食魚取鮐既自欣于必宋射禽得雉將有媿于如臯

第四子昏書

仰先友之碑恭惟丈人行也求小兒之婦得此季蘭尸
之秦筮既從幣將敢後伏承令女采蘋采藻蓋女憲之
兼通而某第四子學箕學裘顧祖風之弗繼不謂裏言
之達遂諧嘉耦之歡鷄狗之音相聞曾里門之不遠鳳
凰于飛曰吉豈昏牘之無因

第五子昏書

三世連姻舊矣潘楊之睦十緇講好慚于竭末之間宋

城之牘豈偶然渭陽之情益深矣伏承令女施輦有戒
是必敬從爾姑第五子學箕未成不能酷似其舅爰謀
秦筮用結驩盟誇百兩以盈門初非競侈瞻三星之在
戶行且告期

第五子黃氏昏書

平時講德未披拂于風儀比日連姻無往來之冰語訊
之秦筮講比輕縑伏承令女姆教雍容已習采蘋之訓
而某第五子師資涉獵未成刻楮之功茲仰名門願希

嘉耦孰謂一言之決遂諧二姓之驩
鷄狗相聞蓋鄰疆之不遠鳳凰曰
吉豈昏牘之無因

潭倅昏書

猶子連姻已協食飭之詠友于擇對復諧占鳳之祥往
助補衣敬輸純帛伏承令女久明婦道家弟克守官箴
虛中饋以有年賴前緣而偕老匪伊朝夕即諏東楚之
期若節春秋遂獲采蘋之助

長孫婚書

繡衣赫奕嘗瞻父執之尊純帛森羅茲締孫枝之好令
女女歲夙講長孫家學粗傳瓜代結盟有雲來之深契
鳳占得吉匪媒妁之多言不腆聘儀已陳他牘

第七子昏書

里閭在望鷄犬之音相聞昏牘有憑鳳凰于飛曰吉迺
諏良日用講贄儀令女習慣婦儀已佩采蘋之戒幼子
剽聞師說未榮拾芥之名中饋是述行媒可信想百兩
盈門之禮深媿前塵對三星在戶之期願尋宿諾

新塗昏書

企雙井之儒門相聞擊柝諧宋城之昏牘不假伐柯秦
筮既從輕縑可講伏承令女素閑姆訓共欽四德之全
幼弟久服師資未反三隅之問茲緣親契遂締歡盟愚
子連姻已負乘龍之媿友于求偶復欣占鳳之祥不腆
菲儀式迎嘉命

姚氏昏書

鷺峰掉鞅嘗同翰墨之盟鴈序彈冠復款衣裳之會茲

諧昏牘端有夙緣既秦筮之相從宜贅章之可講伏承
令女存心女史能尊彤管之賢而某束髮師門未飽牙籤
之讀速宜家之淑艾得采澗之季蘭必河之魴喜華宗之
合姓如臯射雉疑前事之寓言

楊氏禮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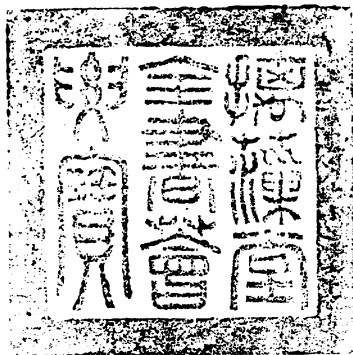
訊敬仲之占卜云其吉紀宋城之牘天且弗違伏承藝
圃寡芳儒科得雋長孫女稍知女憲所乏婦容既協比
於鄰封不徒勞於冰語鼎來幣物已藏倩鴈之書慶集

門闌將迓乘龍之喜

卷六十四



盤洲文集卷六十四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錄監生臣陸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盤洲文集卷六十八

五至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十五

集部

盤洲文集卷六十五

宋 洪适 撰

致語十四首

台州會太守致語

共理欣銅竹之鼎來半刺焉依期金蘭之耐久式
開華席敢肅高軒恭惟某官辭麗孔門氣劓屈壘萬卷
破五行之讀七言膺一字之褒觀泰階之六符家聲是
似應郎官於列宿朝著甚休尚擁朱轡來臨丹洞厥初

班錄已見慈祥賦冥冥雲嶼之詩江山得助追漠漠鷺
田之句今昔爭先通判密令後昆閩川雅望飛鳬大邑
醞藉有餘展驥偏城中和可法正字懷珠借潤倚玉分
輝三沐三熏猶有逾年之款一觴一詠可無卜晝之歡
南薰共挹於清風東谷正延於化日荷敷翠蓋榴蹙紅
巾錦茵旋學柳之腰鴈柱促剥葱之指瓊枝繼佩相娛
銀海之前縹瓷酌醺莫惜玉山之倒但某等名聯動脣
藝恧州鳩仰脣笑談輒陳韻語

子墨聲名滿上都同時曾喜得相如二年寧俟棠陰久
一日先看薤本除已向雲霄班玉筍却思風月佩銅魚
百川莫靳長鯨吸會即泥封虎爪書

秋閱致語

已下為廣帥作

八丁出丙應星瑞於清秋先甲後庚肅軍容於大府式
講干戈之問不忘俎豆之陳經略決勝兩楹宣威五管
妙略獨優於緩帶雄稜自折於遐衝戴鶡武夫咸賈繫
桑之勇弄兵赤子復安負耒之居提刑露穎詞鋒耀奇

文陣繡衣直指有部使者之聲名尺籍伍符多故將軍
之威令運使才兼數器筆掃千人輓粟飛芻既貔貅之
素飽拔距投石致鵠以成精當執矩之蕭辰舉飲醪
之故事置酒何妨高會投壺然後雅歌天下不復用兵
猶謹轅門之備軍中無以為樂聊同舞劍之觀但某等
偶預賤工獲瞻台席敢哦韻語少助歡情

使星兩兩下人間南伯來臨黃木灣蓋海旌幢龍戶集
折衝樽俎豹韜閑銛鋒似雪搖銀海美酒如澠倒玉山

賓主一時皆偉望璇霄不日侍天顏

又歸路致語

精甲朱旗同百將一心之力高牙大纛啟元戎十乘之
行經略詩美壯猶望隆方伯名下真無虛士堂上自有
奇兵靜鎮南州舉行秋獮一鼓作氣見從者之塞塗八
陣成圖覺鼙聲之振海師干已試女樂可前少遲千騎
之歸聊獻七盤之妙象板促生蓮之步錦裯迴學柳之
腰但某等濫綴伶肅獲瞻使竹輒裒巷語以代塗歌蕭

風動旌旗熊虎開
喧轟鼓吹隱晴雷
襟裾夾道邦人出
介冑填郭方伯來
按轡傳聲真烜赫
鋪茵呈舞少徘徊
林蠻洞蠻皆心驚
共看威伸講武臺

設蕃樂語

南越建邦乃夷落珍奇之湊北風應律正舶商遙發之
期惟朝家申來遠之恩故會府舉示慈之宴經略政容
獄市譽溢康莊得華裔之驩心知藩垣之大體治如方
慶忿息崑崙之酋詩美鄭公貨通師子之國提刑凜然

直指藉甚遐方奇器弗為不事齒牙之飾貪泉自飲淺
聞毫髮之須提舉信著外區賦盈內府致棲陸藏山之
寶侈拔犀擢象之儲船交海中何啻四十餘柁錢流地
上亡慮數百萬緡當其整楫之時爰共肆筵之樂嘉賓
簪盍廉賈鼎來纒頭誇衣卉之裝屈膝拜賜花之況與
之亢禮莫不令儀一醉寧辭此去布帆無恙再行益富
豈有垂橐而歸某藝習梨園營分柳陌初無棘句可助
權謳

海山樓下水朝東此去瀾漫拍太空
稠載寧尋最爾國
舟行好趣快哉風往來雲漢經星外
出入魚龍巨浪中
拜手君王零湛露舉觴須似吸川虹

會肇慶新守樂語

守飛龍之潛邸方講先聲枉畫鷁於長亭
斯逢重客式
張綺席以速朱轡知府和氣粹然清埃
籍甚閭奧難窺
於畛域老成獨有於典刑久韜雙劍之光
疊應三刀之
夢惠露嘗霑於電白不改棠陰德風將偃
於嵩臺共瞻

竹使於馬肯顧可謂能謙我經略夙稔令名願承英矩
聞足音而有喜撫心曲以既降義篤鄰歡情深主禮喚
驚鴻之妙舞揚曳繭之清歌同樂良辰少留嘉話鳳翔
千仞豈為嶺表之久居鯨吸百川且向尊前而徑醉某
等齊竽濫進由瑟未工仰奉台符輒成俚句

元戎好客過當時喜報江頭鷁首飛款曲西賓香作陣
安排南食妓分圍甘醪不必金貂換清話頻看玉麈揮
祇隔高臺衣帶水未須輕賦醉言歸

會肇慶舊守樂語

畫戟終更說借恂之遺愛扁舟乘興尋訪戴之舊盟草木傳聲江山送喜某官圭璧尊朝之器榘桷聳壑之材周室中興疇世家而登用臧孫有後振門閥以光華課獨最於潛藩名久聞於鄰壤潢池赤子處處服田山谷厖眉紛紛祖道入奉三年之計正深丙夜之思不替高情肯迂行色我經略有懷德宇欲對談城欣都騎之臨存秩初筵而留宿決西江之水美譽長流傾北海之樽

清歡無盡某等偶叨營籍未習樂均仰奉台躔敢陳樂

誦

廣州有三江自廣西歷康端至廣曰西江自循梅而至曰東江自南雄而至曰北江

再歲專城屈令才西江人至說清埃瓜時解組飄飄去
雪夜乘舟得得來一笑坐開桑落酒幾聲樂奏越王臺
元戎預起陽關恨不放譙門玉漏催

會黃雷州樂語

兒童知姓識天際之歸舟賓主開顏投井中之去轄綺
羅分秀桃李呈妍某官稟瑞玉淵騰輝金社追賈馬升

堂之作馳機雲入洛之名暴白題興芬芳剖竹過家上
冢之南海有如西州垂組夸鄉不東阡則在北陌我經
略自移犀印遂濶塵譚喜聞衣繡之歸復有盃簪之款
乃開華宴共對良辰撥絃齊裂帛之聲趨拍進垂螺之
步居二千石今為五嶺之達官傾三百盃好繼八仙之
豪飲某等偶因薄技獲佐清歡仰奉指呼敢陳樂誦
二難辭藻琢瓊瑰入洛當年擅軼才五嶺達官今寂寞
九齡高躅久塵埃分符有此二千石投轄中之三百盃

衣繡還鄉真罕見戲魚同隊幾駑駘

平齊孫致語

三捷成功害去綠林之盜七擒獻狀聲喧黃木之灣霄
川陸之妖氛僂閭閻之喜氣可無飲至于以勞還經略
文武威風詩書元帥念曠誅之羣醜將假息於十年近
壤無聊或通宵弗能奠枕潢池相煽致白晝不敢張帆
乃運壯猶潛分精騎稟成算而勢同破竹縛渠魁而今
始除根雨嘯風嗥狐兔已空於三窟山行海宿車航如

出於一塗提刑媿德尊朝芳猷映世玉節壯澄清之志
繡衣專逐捕之權問當路之豺狼先於剪惡掃羅澶之
虺蜚會此執俘運使擢穎龍淵凝華象載憤涉水為舶
商之患故禡牙光甲士之行被羽前登實賴糗糧之濟
輓車奉饗率皆規畫之餘蓋馬服之裔孫有虎賁之銳
卒果能一舉遂克萬全元戎欣返旆之歸數郡息鳴桴
之警乃陳勇爵式肆歌筵吹竹彈絲作西域潑寒胡之
戲椎牛醢酒歌少陵洗兵馬之詩某等歡類毗丁技慚

師乙輒成韻語仰奉台躔

山寇逋誅歲屢更元戎指縱有奇兵長歌壯士歸三箭
必勝良籌妙兩楹兔窟已空春草碧鯨波無事夜潮平
干戈便挽天河洗桴鼓從今不復鳴

會南恩守傅侍郎致語

東君送喜來紫橐之賢侯南伯論情開翠樽之雅燕筦
絃獻狀戟纛增輝恭惟某官降嶽高標築巖華冑磊落
簡編之讀陸離翰墨之工口伐可汗雖張騫其猶劣心

存魏闕嘉季子之來歸積有聲名騰于遠邇暫寄銅魚
之事未回金馬之班清淨治齊自適西園之樂殷勤訪
戴肯為南海之游經略夙企光塵願親謦咳朱幡皂蓋
有此搢紳之英白飯青芻勤於館穀之禮迺因勝日少
接清歡舞袂雖之於楚腰歌扇猶傳於郢曲香裊龍涎
之妙柱烹馬甲之珍樂奏越王臺鏗鏘可聽坐對賢人
酒醕酖何妨某等偶綴伶倫獲趨崇仞敢陳樂句仰奉
台顏

向來烽火起邊塵
膚使南翔譽益振
肯為魚符臨海角
合歸鷺序映朝紳
高情如泛山陰雪
喜氣能添澤國春
一斗百篇推敏捷
醉中端有語驚人

韓提舶解印致語

梅嶺乘輶獨最二年之課
瓜時解組幸無三尺之拘
觴豆既陳綺羅相映
某官學傳原道望重
封侯鑄轢古之偉辭
韜達今之逸識
屯田戡漕續重華振武之功
作郡移風肖延壽
潁川之治榮拜輶軒之任
盡司縑貨之權

名落島夷信孚舶賈侈犀象珠璣之湊戢戢帆檣入變
龍鵷鷺之行駸駸筆橐我經略自分銅竹益契金蘭接
驚坐之劇談屢陪揮塵惜著鞭而遠別未許歌驪方此
日去簿書之勞而平時皆文字之飲留連去舳款曲清
樽促鴈柱以高張啓鶯脣而低唱眉軒席次變宮又聽
於變商轄投井中卜晝難辭於卜夜某等齊竽已濫泗
磬未工仰奉台光敢陳俚誦

萬戶封侯識面難南來清譽落諸蠻指揮浪舶風帆了

談笑木牛流馬間四牡言歸光帳餞一杯相屬看弓彎
行行日遠長安近平步逍遙玉筍班

韓提舶餞行致語

介圭入覲共瞻星使之回一節以趨將動天顏之喜賓
筵荐啓祖帳遂陳恭惟某官道探聖涯材推國器籍圃
破九丘之讀詞源傾三峽之流攬轡剖符偃江淮之草
木懷珠獻象集山海之梯航致十倍之息以歸公家無
一毫之物而敢私市兼總轉輸之寄益彰盤錯之能將

奉計以造朝已指期而解纜駕輕車而就熟路難躡高
蹤闌紫闥而攀台階遂躋近著我經略久欣敷衽重惜
分襟寶釵呈桃笑之妍長袖騁翠層之妙異時問訊當
在日邊此夕語離滿傾若下即見鴻軒於清漢從教鶴
怨於故山春草綠波裝愁懷於南浦秋風白露寓歸夢
於北湖某等優子賤工樂家短技輒成韻語式寫心聲
太白詩朝登北湖亭遙望瓦屋山天清白露
下始覺秋風還今居其地作亭用其舊名

激濁揚清有渭涇鞭鸞歸去侍天庭文星持節光南斗

巨翼摩空擊北溟黃木灣頭波湛碧陽闕聲裡柳吹青
莫辭更盡一杯酒明日相思過短亭

衆官餞提舶樂語

嶺表影纓仰九霄之星使日邊賜札賦四牡於風人羣
僚深戀德之情勝日展語離之會恭惟某官龍淵擢穎
象載呈祥屈宋當作衙官曹陸羞稱童子轉輸淮甸欲
天下之澄清撫字江臯無度民之歎息未騫禁密暫擁
皇華厲庶操於貪泉溢奇貨於中國及瓜而代整鷁棹

以言歸不駕而行跨狨羈而獨步惟柳營之列將豎蓮
幕之衆賓久託光塵取陳祖席操絲比竹歌陽關朝雨
之詞舉白飛觴牽南浦春波之恨某等濫因末技獲對
芳筵上奉台顏輒成樂韻

泰山英譽冠當時五嶺人人說繡衣平步便應持紫橐
它年何止到黃扉遲遲暖日離筵啓渺渺澄江畫舫歸
若問越裝無一物篋中寶唾盡珠璣

廣東春教致語

司馬仲春振旅職在周官連帥比年簡車聞諸漢志蓋
兩軍相交而尚猶執榼豈今日之蒐而可廢開筵經略
玉節遠分金弢博覽掃磐牙之夙盜耀駭電之雄芒不
戮一人同子文之訓楚既明三令有孫武之教吳提刑
光動台階望尊膚使玉轡見澄清之志固已振威繡衣
兼逐捕之權寧忘除器提舉襟懷磊落儀表清明武庫
文場久說聲名之卓海靈陸寶暫闕經畫之餘共閱奇
兵式逢良日目其拳勇角此蹶張分諸葛之陣圖得逢

門之射法雖介冑之色不可犯方肅戎容然俎豆之事
則嘗聞當行觴政自有折楊柳之曲何須迷蝴蝶之聲
傾綠醕以勝枯看紅潮之登頰某等庇身治部接武談
優仰對顏行敢陳韻語

高管嗷嘈疊鼓忙春雲輕覆饗軍堂二星光動狐狸伏
六纛威騰貔虎良海孽向來如薙草射夫無有不穿楊
時平已卧邊庭鼓不廢蒐田謹舊章

歸路致語

我武惟揚出旌幢而蓋海終朝而畢洗兵甲以挽河經
略智略少雙文武備足崇宣力四方之烈妙折衝千里
之籌懔秋肅之嚴威行春蒐之令典罷休武舞既訖事
於闕場羅列艷粧願駐車於廣陌新聲發越軼態便娟
所謂進步而若翔莫不駢肩而爭覩某等偶因鼠技獲
仰虎符不揣凡才輒成韻語

轅門返旆到康莊甚寵傳呼實鮮雙麗錦輕翻青玉案
高牙旁聳碧油幢令傳遐嶠真無事盜息潢池不受降

會見追鋒歸禁密獨留威譽紀南邦

盤洲文集卷六十五